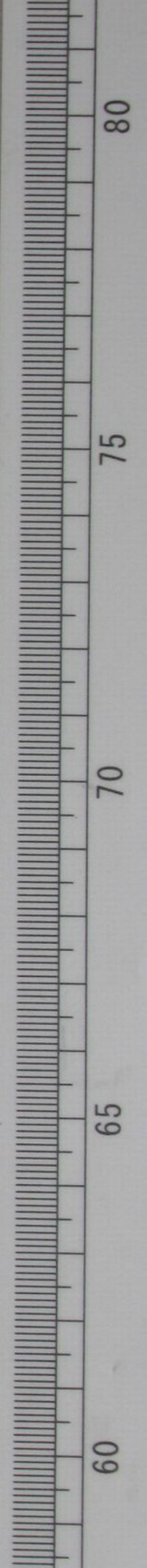


嘻談錄

四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00
1



嗜談初

鑠

光緒甲申孟秋刊

沈錦垣署

四四

沢田瑞穂
56-08735

自序

余性愛花而喜靜杜門却掃三
徑蕭然。每於歲暮之時喜作
消寒之會良朋讌集醉後狂譚
率以俚巷游戲之言寫世俗
奇之事以旦綺合妙緒環生余



F0200-(1)

怨乎忘也退而筆之於書彙為
一編名曰嘻後錄付之梓令公
諸同好聊以修嘖笑而已言之
步無心聞之者解頤錄之者又
何憾焉小名道人書於水竹小
有園



學談錄卷上目錄

酒樓題壁

了鬢聯句

醫生祭文

咏鐘

標妓詩

嘲張姓詩

妾吟詩

二老新婚詩

醫詩

聯字酒令

蓮夢

羅浮論道

吟詩受辱

歐後詩

廚子能詩

詩客留宿

破承題

小試冒籍

不離本行

縮腳詩

嘲奚姓

朝節膳詩

丐妓對聯

負固不服

童生文

偶戲對

套詩

部院詩

舉子慰足詞

名讀書

第炒肉

三笑詩

睡鞋詞

便壺賦

登坑詩

掉妓詩

鬪葉園序

碁譜銘

詩翁治

蒙師問武

教官對

先生晝寢

屁精

學師讚禮

先生妙喻

背送

刻板

蘿蔔對

教官保升

白字先生

偷酒

竹苞堂

咬卵先生

方字信

拋文

試對

五臟神

賴節禮

小恭五兩

頭鳴

遣茄

辭館對聯

湯圓

廣文懼丙

陰問秀才

晝寢講章

蘇杭二州

錯用醋

養百齡

鬧一鬧

冰人

我也擠他

張三是這箇

夫妻反

新姑娘

被窩風大

打上頭來

上轎大哭

賣古董	饑婦看雪	雙鉤蹺起
攔刀擣	吃齋	再醮
妻拒物小	上臺口	爭上下
姑娘說妙	相約相誘	恭喜也罷
我不去	老妻	死後怕風
老前輩	能喫不能幹	丐換形
盜官	鬼怕色	爵諱
嘲大字	嘲看表	疑卵
老斗	嘲舉子	學究批文

喜寫字

烟酒並喫

卷下目錄

顯者緩頰	虱蚤結拜	孝廉方正
嘲時事	斗銘	生員對
土下倒置	待詔追影	夢擲骰子
陰陽學台	鬼挑擔	人情若魚
鯉魚討封	百鳥朝鳳	驗鴨
家人匾對	捏虱	問心
畫影	萬壽無疆	龜雀結盟

黃王連宗 像人不像人 二匠駁富

蒼繩結拜 念書 問字

朝土媚 聞洋烟 搭拉酥

強出頭 捉鬼 口鼻相誚

耳語 酒品 鼻頭官

題真 烏龜 聞鼻烟

拜把子 木雕泥塑 虛有其表

代庖 朝武弁 怕考生員

伶兒 謝娘 水酒詩

看上了 利水學臺 牛魯

厚臉鬼 大誠字 牛聯宗

窮人借債 兩人同嫖 偷兒賣

脫褲 船家交運 千金子

十萬富 紙糊褲子 弟兄躲賬

窮人娶親 新立行規 窮人遇賊

窮鬼借債 魂作瀾 家富一文

窮鬼借餉 訟誣 庸醫治病

喜奉承 姑嫂站門 和尚抱鼓

喜火長 日象宗下 日



四言金... 卷之... 四

僧人魚腹 儒醫 一字笑話

一摸之緣 避首席 頭紅

三生鏡 畫士聞答 鏡裏人心

獸鑿治喘 醉了來

曉談錄卷之上

小石道人纂輯

粲然叟 參訂

詩文類

酒樓題壁

雪川莫氏遊月湖。至一酒樓飲。見壁上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蒲子之妓於此所題也。莫卽續其下曰。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矣。見者大笑。

喜人之事 卷之七

了鬢聯句

一先生教讀一切飲饌皆內東供應。內東頗曉詩文。了鬢亦通翰墨。一日使了鬢送湯元兩個至書房。先生正在吟哦。直點心於不顧。了鬢候之許久。先生不喫了。了鬢喫了。先生怒曰。爲何喫我點心了。鬢說。先生因何不喫。答曰。我在這裏作詩了。鬢說。以何爲題。先生說。你如何曉得了。鬢說。我也。畧知一二。倒要請教。先生說。以風爲題。我才作了兩句。詩曰。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了。鬢說是風。不露風。却是西望長安。我代先生聯。

下兩句。何如。先生曰。甚好。聯曰。昨夜隔壁王老四。倒坐門坎抓卵胞。先生大怒。說我的點心你喫了。還要作詩罵我。舉手來打了鬢了。鬢往裏跑。先生忘其所以。追入內院。內東見而問曰。先生何故動怒。答曰。我在書房作詩。他來送點心。問我作何詩。我將上兩句說與他聽。他要聯下兩句。內東說下兩句。他如何聯。先生當着內東。又不好出諸口。張口結舌。總說不出。內東又問了鬢了。鬢說。先生上兩句。是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我聯的是。捲地催將黃葉落。滿山吹送白雲高。內東

口言金 卷上 二
說下兩句甚好。先生何故生氣。先生着急說了。鬢聯的。不是這兩句。內東說他聯的是那兩句。先生用兩手一比。說他聯的是這樣兩個。內東說。那是我送先生喫的。兩個湯元。

醫生祭文

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公不死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為之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岐非

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苦君之手。不亡而亡。尚饗。

咏鐘

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寺中。見殿角懸鐘一口。各人詩興勃然。遂聯句一首。其一曰。寺裏一口鐘。次曰。本質原是銅。三曰。覆起像隻碗。四曰。敲來嗡嗡吟。畢互相讚美不置。自以為詩才敏捷。無出其右者。但天地造化之氣。已洩盡。無遺定奪。我輩壽算矣。四人憂疑相聚而泣。傍有一掬糞者。其之視哭。四人問曰。你因何也哭。合曰。我哭你四人一凡屎。怎麼掬。四人大怒。聚眾而毆。

一老者勸曰。四位不必動怒。這是掏糞的不是。此乃屁之故。非糞之故也。雖與糞無碍。但各要患奇病。四十九日。眾問何病。答曰。屁股放多了。屁股眼兒疼。

嫖妓詩

大道旅店有嘲嫖妓一詩。極可噴飯。然筆致瀟灑。通品也。特錄之。落店請看媳婦兒。客中大半盡迷癡。粉條薄餅高粱酒。韭菜蒸饅猪肉絲。土炕水魚情未已。布衾木虱癢難支。問誰解此溫柔味。不是登徒恐不知。

嘲張姓詩

有人嘲張姓詩云。論星聯五角拆字識。弓長蘿蔔通新譜。芳隣隔後牆。追宗由米賊。稱霸在潯陽。將儼衣穿白。兵來噴裏黃。騎驢饒果老。送女有姑娘。感激芭蕉扇。傷心羊肚湯。思凡傳四姐。活捉記三郎。飯店沽人肉。城灣作睡鄉。只知放帳好。生怕寄書忙。能使法聰羨。他時要姓張。讀者真可一捧腹也。

妾吟詩

一京官年邁。精力衰耗。房事不能暢舉。其妾少女。慾火方熾。情不自禁。遂與僕私。然必俟老爺五更當差走後。

始能暢所欲爲。妾謂僕曰。我兩人如此親密。每苦於爲時不久。若使老爺早早出門。我們方能多多歡樂。僕曰。我有一計。後院樹上烏鴉甚多。今夜三更。我將烏鴉打起。你在房中卽呼天明。促其出門。我兩人盡半夜之歡。豈不甚妙。妾然之。至晚依計而行。老爺聞鴉叫驚起。匆出門而去。行至公署。門道未開。又聽鼓打三更。天氣甚早。仍回家中。尙未關門。走至上房。聞房中有人說話。細聽。乃僕妾交媾之聲。又聽僕與妾曰。我愛你身上。好似粉團一樣。妾與僕曰。我愛你身上。好似綿花團一般。

那像老討厭的好似乾柴棒兒。放在爐內。燃也不燃。老爺聞聽大怒。欲要發作。又恐醜聲外揚。自好忍氣出門而去。差畢回家。與妾共飲。謂妾曰。我與你各吟詩四句。如詩不好。罰酒三鍾。妾曰。願聞老爺說。打起烏鴉驚。早晨眠粉團。緊抱綿花團。可憐討厭乾柴棒。投在爐中燃不燃。妾聞此詩。暗驚敗露。乃以詩解之。口恩愛。夫妻已數年。蒙恩養。感難言。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內撐下船。

二老新婚詩

二老年逾耳順始完婚配有人作詩嘲之曰華梯空作
枯楊兆二老新婚樂有餘未及破瓜先落齒還從熟路
駕輕車萊衣今與新郎着金屋聊為壽母居鷓蚌相爭
持不久暗中笑殺武陵魚

醫詩

一人喜改成詩自稱善醫詩常言古詩皆有語病必須
經他醫治方成完璧或問之曰杜牧之清明時節雨紛
紛一首有何病答曰此詩太肥了宜消導清明時節雨
紛紛下雨何必盡是清明只用時節雨紛紛就是了路

下行人欲斷魂行人不在路上在那裏只用行人欲斷
魂就是了藉問酒家何處有此句下五字即是問只用
酒家何處有就是了牧童遙指杏花村山上豈止牧童
只用遙指杏花村就是了如此消導自然氣爽神清人
又問之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
掛名時此詩有何病答曰此詩太瘦了宜滋補久旱逢
甘雨那曉得早了好人必要十年久旱逢甘雨他鄉遇
故知究竟他鄉有好遠必要千里他鄉遇故知洞房花
燭夜花燭人之常理必要和尙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

時乃讀書人分內之事。必要監生金榜掛名時。如此滋補自然氣足神完。一外科先生聞之曰。此人將成詩。擅自添減。弄得壅腫潰爛。待我用降藥醫治。方可平復。他說十年久旱逢甘雨。下的都是雪彈子。千里他鄉遇故知。遇見乃是債主子。和尚洞房花燭夜。偏偏是個實女子。監生金榜掛名時。台上作戲梨園子。

聯字酒令

主人宴客出一酒令。從一字聯起。挨次遞加。至十一字爲止。隨口而出。應聲而對。不許停留。如稍遲。卽罰酒三

鐘。主人曰。雨。首坐曰。風。次曰。花。雨。二曰。酒。風。四曰。飛。花。雨。五曰。發。酒。風。六曰。點。點。飛。花。雨。七曰。回。回。發。酒。風。八曰。簷。前。點。點。飛。花。雨。九曰。席。上。回。回。發。酒。風。主人曰。皇。王。有道。簷。前。點。點。飛。花。雨。末坐曰。和。宗。無。德。席。上。回。回。發。酒。風。

述夢

有人愛作日記。夜作一夢甚奇。亦記之。前作述夢詩。四句云。夢境亦奇哉。冀門一道開。髣髴要拉屎。越拉越進來。

羅浮論道

秋蟬。蝴蝶。螳螂。燈蛾。四昆蟲在羅浮山講道。傳徒愈衆。彌類冉冉。朋飛薨薨。竟至漫天蔽日。一日彌勒佛朝帝闕。而回路過羅浮山。訪知四蟲爲虐。不忍不教而誅。乃見四蟲而責之曰。爾等無知無識。有何德能。輒敢傳徒講道。秋蟬曰。我自汙泥。趨於高潔。吟風飲露。深感天地之和。五德八名。幸邀詩人之譽。鳴夏性我道號。清虛散人。螳螂曰。我含氣生火。執翳潛形。舉足搏輪。頗有天馬之象。怒臂當軒。曾得拒斧之名。首夏而生。道號

驥首居士。蝴蝶曰。我曾經蠶脫。化出繡裙。鳳子輕盈。能回莊周之夢。春駒豔逸。堪爲嶺表之奇。獨占花房。道號羅浮仙子。燈蛾曰。我白衣粉面。如畫曲眉。見燈花則爭先恐後。無虞蹈火。逢夜宴而直前。勇往豈懼焚身。晝伏夜出。道號慕光先生。彌勒佛一問四蟲之言。不禁浩然長嘆。說草蟲阿。且慢矜誇。聽我說論。爾等來歷。謂秋蟬曰。你妄稱深感天和。邀詩人之妙譽。豈知得蓋亡身。更遭螳螂之捕。謂蝴蝶曰。你自誇春駒鳳子。逞一時之風流。終不免燕逐鶯拈。化爲荔枝之鬼。謂螳螂曰。你目

稱拒轍博輪有天馬之形象此不過輕生妄進難逃其
鳥之尋謂燈蛾曰你自矜觸焰爭光真一時之榮耀我
笑你趨炎附勢定遭烈燄之焚四蟲聞彌勒之言大怒
羣起而攻之曰你乃摩頂放踵以有護身之異端何得
與我等相抗我與你同朝帝闕面叩玉帶四蟲與彌勒
同至天宮叩見玉帝帝見四蟲責之曰爾等飲和食德
不思報本本應聚類而誅姑念秋信將至只餘有限光
陰爾眾生不必多言各歸本巢去罷四蟲快快而回帝
謂彌勒曰你乃佛門弟子已脩成不壞不滅之身乃與
朝生暮死之蟲較量強弱多見其不知量也玉帝含怒
次身而退彌勒懷慚捧腹而歸

吟詩受辱

一先生最好吟詩隔壁居住婆媳二人晚間忽聞吵鬧
之聲先生上牆窺窺乃是婆媳洗澡因爭水吵嘴先生
戲改唐詩一首以嘲之云婆媳爭湯未肯降驕人攔筆
費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不料此詩
爲人傳誦竟爲婆媳聽見隔牆大罵不休一日先生出
門又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

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寫。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遭此兩婆娘。

歌後詩

先生隨棚看文。出門日入。不免思家。乃作歌後詩一首。已成六句。恰值學台進門。問先生曰。頃聞吟哦之聲。想是作詩欲求佳作。一觀。先生因是思家之詩。不好給看。學台執意要看。不得已將詩稿呈出。詩曰。拋却型於寡。來看未喪斯。可憐二月不。竟染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學台看完笑曰。此詩尚少兩句。乃續之曰。

且等子游子。棄甲曳兵而。

厨子能詩

一周子醜好吟詩。而最愛賺錢。每作菜。隱藏詩句在內。主人因其賺錢有意難之。謂厨子曰。我與你二十文。令你作菜四碗。不准賺錢。更要合詩。如不貼切。加倍認罰。厨子領錢來到厨房。躊躇良久。買了兩個雞蛋煮熟。將兩個蛋黃為一碗。蛋清切片為一碗。皮膜浮在碗內。為一碗。蛋殼飄在碗內。為一碗。用白水泡滿。端在主人面前。主人一看。責之曰。蛋止兩個。水分四碗。其賺錢不必。

說不知與詩句有何相符。厨子曰：一雙蛋黃是兩箇黃，鵬鳴翠柳，幾片蛋清，是一行白鷺。上青天，皮膜飄飄，乃窗含西嶺千秋雪，蛋殼蕩蕩，乃門泊東吳萬里船。主人怒曰：作菜合詩，乃強詞奪理，賺錢欺主。於理難容，逐之使去。一教讀先生知其能詩，收留自用。一日天將下雪，給錢二百文，令厨子治酒賞雪。到晚間候之良久，只見厨子先送一小火爐來，後送一壺酒來，並無酒菜。先生自斟自飲，剛剛只有一杯，再也斟不出，叫厨子來問厨子說：此乃合詩而備菜，既不可有酒，更不可多。先生因與詩有何相符，答曰：綠螳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詩客留宿

西湖勝景盡為僧人所占。叢林方丈頗有能詩者，一方丈好作詩，杜門謝客。終日吟哦，非騷人咏士不肯相見。因避塵囂，移居山寺，屬沙彌候門，不准俗人擅入。一日天晚，一迷路人無處投宿，來山寺叩門。沙彌問曰：客從何來？答曰：天晚迷途，欲在寶刹借宿一宵。沙彌說：方丈有言，非詩客不見。如果能詩，方敢相請。其人自忖曰：若

說不能定。不見納。自好充能。且住爲佳。乃對沙彌曰。我乃吟壇老手。特來拜訪尊師。沙彌連忙請至客堂。去回方丈。方丈說。今日天晚。且請詩客用齋。明晨再當領教。沙彌轉達。請詩客用齋。其人行路饑渴。見素齋大吹。誰知喫多了。半夜起來登廁。連忙開門。門已倒闔。窘迫之極。遂將佛前銅磬。端下。扃扉。扃畢。仍放桌上。時已天明。惟恐見方丈出醜。不如潛逃。自好。出不由戶。越窗而逸。甫出山門。被沙彌看見。追問曰。詩翁因何逃走。想是不曾作詩。其人曰。我已作詩兩首。出自別腸。饒有盛唐風。

味都在磬中。沙彌一問。有詩。放之使去。回至廟中。恰值方丈來會詩人。沙彌說。詩客已走。留有詩稿。放在磬內。方丈說。取來一觀。沙彌走至桌前。用右手望磬內一摸。摸了一手。又用左手一摸。又是一手。方丈見沙彌不來問詩在何處。沙彌曰。左也是一手。右也是一手。詩卻在兩首。實在真得難聞。

被承題

一醫生自將長子治死。破題云。長子死焉。其爲樂可知矣。夫公爲大夫。子疾病。應勿死。而今亡矣。不圖爲樂之

至於斯焉。又以小解為題。破承云。持其柄而搖之。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柄不持。便不利。持不搖。猶猶存。持而搖之。孔門閉而脹滿。頓消焉。何快如之。

小試冒籍

一童生冒籍。眾攻之甚堅。生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與試者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拜。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點。

不離本行

書吏之子。人言文理頗通。而不離本行。父因試之。以月為題。其子吟曰。憑甚文書離海外。給何路引到天涯。更有一般違法處。夜深無故入人家。父怒其不離本行。又以庭前山茶為題。命其再吟。其子又吟云。竊照庭前一樹茶。綠何違限不開。花信轉急。仰東風去。火速明朝就發芽。其父此曰。看得後詩。愈加不法。深為髮指。着爾速將詩內俗字一一開除。庶望有成。如仍前抗違。定行嚴究。不貸。澳之慎之。

縮腳詩

舊有嘲關公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一老翁貌似土地。有嘲之者曰。入疆關入疆。燕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

嘲奚姓

有友人咏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奚。奚。此物奚。雖多亦奚。予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嘲館膳詩

一東家甚吝。館膳只用片肉一盤。既薄且少。先生以詩誚之曰。主人之刀利且鋒。主母之手輕且鬆。一片切來。

如紙同。輕輕裝來無二重。忽然落下一起微風飄飄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覓其踪。已過巫山十二峯。近又見一詩云。薄薄批來淺淺鋪。厨頭娘子著工夫。等閒不敢開窗看。恐教風吹入太湖。

丐妓對聯

乞丐與一老妓窮極無聊。對對遣懷。丐曰。千拾萬有。萬捨千有。我的那多福多壽。老太太妓對曰。朝思暮想。暮思朝想。奴的呵。知情知義。小哥哥。

負固不服

督學試士次題殺三苗于三危一人問同坐曰三苗何為而殺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其人誤以負固為父故又問曰父故不穿孝何至於殺同坐者怪其不通詎之曰爺死不丁憂乃大不孝留問死罪其人信之竟以父故為文宗師怒極責而黜之

童生文

文宗考童題出益有之矣童生文曰今天下未有無益之人焉學台批曰我獨無又曰夫人自謂無益者其益必大自謂有益者其益必多益之於人大矣談二題出

月攘一雞文曰今夫雞乃天下未有之雞焉學台批曰大雞又古今罕見之雞焉學台批曰老雞謂下曰吾與子言雞兩起股夫雞不同有雄雞焉有雌雞焉有不雄不雌之雞焉是之謂騶雞雞亦各異有黑雞焉有白雞焉有不黑不白之雞焉是之謂豚雞學台又加一總批云好一箇不要臉的雜毛雞

偶戲對

木偶戲北方謂之托偶南邊謂之木肘有人作對聯云遇事強出頭此中大有人在登場便抽腳天下其謂公

何剝去臭皮囊始知假中假露出真面目方爲人上人
滿天歌唱誰開口有人提攜我出頭全憑下人做事何
用上頭開腔昔工穩可喜

套詩

一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謂之曰帽子已隨大
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
悠悠

部院詩

有巡撫陞漕運總督者馳驛過某縣境縣令匆匆接差

書吏將高脚牌誤寫爲糟運總督部院途中見之舍書
不言過境後寄詩謝之時縣令已推升武崗州矣詩曰
生平不是醉鄉侯况奉綸音速置郵豈有尙書加麵部
何勞邑宰作糟坵讀書自應識魚魯作客原同風馬牛
聞道名區已遷轉武崗莫誤五鉅州

舉子慰足詞

春闈期近也望帝都如在天際惱恨這一雙脚底一日
廝趕上五六十里一路兒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那時
與你穿對方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用香湯薰洗選一

雙小弓鞋夜間陪伴你

名讀書

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其貧不輟學可知一日
康往拜胤不遇問家人主人何在荅曰到外邊捉螢火
蟲去了已而胤往拜康見康立於庭下問何不讀書荅
曰我看今日這天色不像要下雪的光景

笋炒肉

一人延師供膳澹泊而頗文雅題東坡語於書室曰無
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師正苦庖肉不繼戲續其下曰
若要不要又不俗須要餐餐笋炒肉

三笑詩

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
捕官被盜叫爺爺

唾鞋詞

嬌紅軟鞋三寸整不下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
春興玉人兒輕躡與我后相並

便壺賦

悠悠脫袴引出樓禽汲汲提壺飛來鳴鳥荷鼈名之雅

句詩曰一點香魂墜玉樓。富商說萬斛明珠何處求。和
尙說阿彌陀佛西方去。輸到了屠戶不會作詩爲難良
久。乃曰我的肉來我的油。

翻葉圍序

大天地者。諸牌之至尊。光贏者不敗之賭客。而餘人看
夢所得幾何。古人秉燭夜博。良有以也。况芳隣召我以
游。胡大塊段我以恩。張會鬪葉之芳園。聚輸贏之樂事。
羣李復門。皆懷彩錢。我竟白和。獨慚舍落頭。張未起久。
三轉釘開牙簪。以算花飛長短。而再喫。不有雅局。何伸
耍懷如輸不贏。對依牙牌馬數。

恭譜銘

基不在高。有著則名。著不在勤。弗悔則靈。斯是恭譜。惟
吾得情。精明無懈。局草卒不進。贏談年有國士。往來無
賭精。可以調素心。役神明。無呼虛之亂耳。無籌馬之勞
形。基輪子見在。著著見將軍。君子云。何臭之有。

腐流類

詩翁治病

弟兄二人祖籍吳縣。大兄衛千總，二先生。捐一掛名千總。虛銜在鄉。讀書滯而不化。酷好作詩。吟哦竟廢寢餐。詩思時縈魂夢。唧唧咕唧。已入詩魔。因魔成癖。因癖成疾。竟至臥床不起。其兄知其病重。延醫調治。百無一效。一日路上遇一先生。岸然道貌。手執白布招帖。上寫專治詩詞歌賦一切疑難大症。其兄上前施禮。說先生招帖所治之症。與舍弟之病相符。萬望玉趾辱臨。拯救小

弟餘生先生曰。治此症不必登堂入室。到門一望而知。然必須親造貴府。方知病之深淺。攜手請至其家。先生一看街門對聯。上聯是門藏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十萬兵。先生說此症在上焦。乃氣壅之病。不治定要愁悶而亡。其兒曰。何所見而云然。答曰。你看尊寓小小門戶。焉能藏得下三千珠履。擁的十萬貔貅。豈不活活張死。式外用疏通之法。乃改曰。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統貔貅十萬兵。如此治法。外症可愈。又望裏走。見庭柱對聯。上聯子應承父業。臣必報君恩。先生說此病在中焦。乃

上下倒置陰陽不和。霍亂之症。必須調其陰陽。分其上。下。其症可痊。改曰。君恩臣必報。父業子應承。如此分解。腑症可瘳。讓至書房分庭抗禮。先生說請詩翁出來看。病千呼萬喚。只見詩翁深衣偃僕。手執竹杖。蹣跚而出。雙眉緊蹙。二目乜邪。口內呻吟不止。面上滯氣不化。來至先生面前。徐徐執禮。先生問曰。老詩翁貴恙。却不必診脈。自要捧讀。作作。卽知病之重輕。詩翁曰。請教先生。此症自必別類分門。不知何者尚輕。何等最重。先生曰。此症有四怨。三愁。五病。詩思鬱於內者。怨也。阻於外者。

愁也。逆於心者病也。三者有其一，必為癩為魔為瘡。為
診為蚤死。詩翁貴恙不在此列。詩翁曰：此論足見高明。
使小子頓開茅塞。若論區區之拙作，茹古含今，中藏奧
妙，旋天斡地，深造玄微，豈能盡窺全豹。只好畧見一斑。
先將近作二首為我先生述之。足徵醞釀功深，包羅萬
象矣。詩曰：我本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閭店發。綢向
浙船寒窗菜風穿噓床，柴風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
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不怪先生不解，我費盡千
鍾百練之功，始有此擲地金聲之作。庸手俗目，何能望

其肩背解曰：我本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閭店發。

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閭店發。言先時家富在閭，綢向浙船

掛名之官也。布從閭店發，言先時家富在閭，綢向浙船

寒言後取浙細船細冷也。窗菜風穿噓床，柴風爆乾那

堪三兩個。雨子也。天刮喫陳團，天刮天明也。喫陳團

先生一聞此詩不禁喟然長嘆。說此病已入膏肓，四肢

百骸腐矣，壅而不下五臟六腑。詩毒閉而不通，即扁和

復生亦束手無策也。然我別有良方，可一試之。其兄諄

求救命，先生說拏紙來先開應用之藥，上寫板橙一條。

麻繩四根。乾柴兩捆。硫磺二斤。治法。將病人仰臥。橙上用繩縛好。硫磺加於柴上。一火焚之。其症立愈。其兄曰。如此治法。豈不要命。先生笑曰。燒雖燒死。却省得他再放屁。

蒙師問虱

一蒙師見內東少艾。語言之間。常帶輕薄。學生銜恨。一日早起。與學生背書。先生身上有一虱子。學生說這虱子好像我媽身上的。先生大喜。以爲此說有因。忙問曰。你媽虱子如何到我身上。答曰。我媽虱子爬在我父親身上。由父親身上爬在師母身上。由師母身上又爬到師傅身上。先生大怒曰。你這孩子知道的太多了。學生曰。師傅不要生氣。以後師母有虱子。盡叫他爬在我父親身上就是了。

教官對

有一窮教官欲求有錢之秀才幫助。特出對以難之。曰。老教官窮。教官老當益壯。窮當益堅。老大窮堅。教官秀才一時對不上。忽見教官兩個小兒子在院中玩耍。秀才說有了對句了。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大小王入兒子

先生晝寢

教讀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閒談。問先生學生現講何書。答曰論語。東家曰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章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我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幸了我。我也是要晝寢。

屁精

人之氣血下行爲順。上行爲逆。屁者穀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近今打胡說者滿天下。作謬文者遍人寰。於是積聚屁以成大屁。年深日久竟成了一箇屁精。這屁精在幽谷中養氣。息聲千有餘年。偶撒一屁。聲震山谷。氣貫雲霄。人觸之則靡。物遇之則摧。蕩蕩乎人在屁中。屁塞天外也。問君知屁精爲虐。差鬼捉之。眾鬼來至谷口。正值放屁之時。被屁一冲。翻筋斗。仍折回森羅殿前。問君不勝駭。畢判

官曰。曷不請布袋僧收之。王請布袋僧至。以布袋堵谷口。將屁精搗之袋中。來問君殿前覆命。問君看那布袋。鼓蓬蓬如似各士。外柔內虛。中無一物。突見一股黑氣。破袋而出。投入輪迴。脫生一教書人家。夫矣。及長大。那有書香滿臉。屁氣依然。說屁話作屁文。由屁童中。屁生值大屁之年。入大腸坐尿。號出譬如為山。題作了三篇屁文。一首屁詩。過一屁房。師荐之。屁主考。中了屁舉人。挑一屁縣令。坐堂滿口放屁。考試專取屁文。屁聲洋溢。聲聞於憲。究出屁精。一斷因果。竟置諸大辟焉。

學師讚禮

學官愛講禮節。處處執禮讚禮。生常用在署。無論作何事。均要讚禮。一日老師撒尿。禮生讚曰。站拉褲。撒再撒。三撒。捧禮畢。師母撒尿。亦要讚禮。讚曰。蹲擦裙。漸再漸。三漸。擠禮畢。老師行房。亦要讚禮。讚曰。擡枕幹。再幹。三幹。出禮畢。師母挨衾。亦要讚禮。臥蹺腿。咋再咋。三咋。揉禮畢。

先生妙喻

一鄉下訓蒙先生。在館遇雨。東家使長工持傘送之。回

家行至中途。先生問長工識字不識。答曰豈止識字。還會作詩。先生說。何不以送我爲題。作詩一首。長工說。先生不要怪我。詩曰。山前山後雨濛濛。長工打傘送長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價一般同。先生大怒。說你敢與我比。並明日一定告訴東家。次日來到書房。遇見奶媽送學生上學。將長工之事告之。奶媽說。他也配比先生。我才與先生一樣呢。先生詫異。問如何一樣。答曰。我也是哄孩子。你也是哄孩子。豈不是一樣。先生又與奶媽爭吵。適東家接一妓在家。出而勸之曰。先生不必生氣。先生倒與我一樣。問何故。妓曰。我用下頭嘴掙錢。你用上頭嘴掙錢。豈不是一樣。

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白揣。必因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帖。上寫學生年小力微。難堪往來勞動。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帖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

呼曰。恕罪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刻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搖一窟窿。為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蘿蔔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只用蘿蔔一味。先生怨而不言。一日東家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屬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即以

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上坐。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令徒功課。自有成效矣。先生曰。若對對尚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學生對曰。核桃。學生望着先生。先生拏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說不住。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曰。綢緞如何對蘿蔔。先生曰。羅是絲羅之羅。蔔乃布疋之布。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與岳廟。又曰。鼓鐘。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又對蘿蔔。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蘿蔔。鑼鼓之鑼。蔔乃饒飯。

之飯。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生又來羅蔔。學生仍對羅蔔。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羅蔔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羅蔔令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喫羅蔔。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喫羅蔔。我眼睛看的也是羅蔔。肚內裝的也是羅蔔。你因何倒叫我不教令郎對羅蔔。

教官保升

兩教官分炸肉共爭大腸。一扯得大腸。一扯得腸油扯。

酒者曰。子雖不啻大蒸。君無尤焉。尤謂此等教官。其平日茹素。永不動葷。可知一日。教官途過秀才問喫飯否。答曰。喫過了。又問喫甚麼。答曰。喫的是東坡肉。教官一聞此言。立刻滿口流涎。饞蟲上湧。氣斷身亡。家屬以邂逅致死。送之官。官拘秀才問曰。汝何故致死。學師秀才訴曰。昨日途遇老師。問生員吃飯用何菜。生員以東坡肉答之。不知老師因何身亡。縣官一聞此言。兩眼望上一翻。五臟神立刻出巡去了。詢悉縣官亦是由教官保升的。

白字先生

訓蒙先生愛讀白字。東家議明。每年租穀三石。火食四千。如教一個白字。罰穀一石。如教一句白字。罰錢二千。到館後。與東家街上閒走。見石刻泰山石敢當。先生誤認秦川石。取當東家說。全是白字。罰穀一石。回到書館。教學生讀論語。曾子曰。讀作曹子曰。卿大夫念為鄉大夫。東家說。又是兩個白字。三石租穀全罰。只贖火食錢四串。一曰。又將李康子。讀作李麻子。王曰。叟。讀作王四嫂。東家說。此是白字。兩句全年火食四千。一並扣除。先生作詩以嘆曰。三石租穀苦致徒。先被秦川石取乎。一石輪在曹子曰。一石送與鄉大夫。又曰。四十火食不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二千贖與李麻子。二千給與王四嫂。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白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喫。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

四言金 卷一 三十一
遣之又薦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之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喫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屬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磁。一瓶紅磁。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嚀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急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屬紅白二磁。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磁喫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磁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竹苞堂

先生訓蒙滿堂。學生無一聰明可造就者。甚憤懣之。乃寫竹苞堂三字。懸之書房。辭館而去。東家知之。來書房見匾上三字。不解所謂。請教於人。告之曰：竹苞者。言學

生個個草苞也。乃不屑教誨之詞耳。

峻明先生

一西賓對樓教讀。樓上居住內眷。時見紅妝旖旎。麗姝
嬌嬈甚。涎羨之時。時對樓。朗誦春色惱人眠不得之句。
內眷轉告東家。東家說且不可說破。誘他二樓設法懲
之。次日先生又對樓吟曰。春色惱人眠不得。樓上和之
曰。月移花影上樓來。先生聞此詩句。驚喜若狂。分明約
我上樓。機會豈可錯過。憧憧上得樓來。四顧無人。只見
鮫綃籠翠。錦帳垂鈎。其中想有佳麗。揭帳一看。見東家

赤條條。坐在帳中。騰開物。翹然挺特。先生大喜。東家問
曰。從何來。先生詭詞以對。曰。特來與東家咬卵。東家
說。你會咬嗎。如果咬的在行。放你下樓。先生雙膝忙跪
樓頭。兩手輕執摩柄。用口一吹。東家說。此吹爲何。答曰。
若不先吹。萬一卵毛誤入鼻孔。一打噴嚏。豈不咬傷尊
體。東家大讚。說你真在行。然而我也不是。我一向瞎
了眼。竟不知你是一箇會咬卵的先生。

万字信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

邦佳。惟有繁言贅語。直去。以後致信。言簡而該。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乃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於万字旁註之曰。此万字乃方字無點之刀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萬字。因匆匆未及。大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尚祈恕罪。

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虎也。吠。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

賊館童更不解。既至。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賊賊者。疑詞也。尚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事。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試對

教讀先生與東家云。令郎如今善對。一日請先生喫酒。東家當面出對試之。口盤中魚。學生苦思不得。先生見壁上掛酒一壺。潛以嘴向牆而動。學生對曰。先生嘴東。

家大怒罵曰你媽的辰

五臟神

五味有神。五臟亦有神。故五臟得五味之養。則神守舍。而不出。有一學師。終年茹素。五臟神輩。腥不見。淡泊難堪。一日有人請其赴席。五臟神聞之。固無不願。隨鞭鐙矣。比到筵前。嘉肴美饌。既旨且多。五臟神齊出。梭巡。每食必問。每味遍嘗。學師責之曰。爾等終年啖素。一旦茹葷。各宜默享。何得出而騷擾。既令人觀之不雅。且貽我主人之羞。以後我在外。則各守爾舍。我在家。任爾出入。

也。五臟神唯唯遵命。異日學師。又有人請。五臟神恪遵公令。不敢擅離。直到筵畢。用稀飯之時。五臟神一時齊出。學師叱之曰。因何故犯我令。答曰。我們見了稀飯。謂是主人仍舊在家。不謂主人尚未回家。因此誤出。望其原宥。

贖節禮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脩。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紙寫大哉聖人之道。一旬。裝人拜匣。交學生送出。先生說。既送節禮。為何寫此。

一句送來。想是說教學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追節禮之意。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兩節而言。

小恭五兩

訛詐得財。蜀人謂之敲釘錘。一廣文善敲釘錘。見一生在泮池旁。出小恭。上前扭住。嚇之曰。爾身在賢門。擅

在泮池解手。無禮已極。竊門斗押至明倫堂。重楚爲大。不敬者戒。生員央之曰。生員一時錯謫。情願認罰。廣文云。好在是出小恭。若是出大恭。定罰銀十兩。小恭五兩可也。生員說。我這身邊帶銀一塊。重十兩。願分一半奉送。廣文曰。何必分。全給了我。就是了。生員說。老師講明。小恭五兩。因何又要十兩。廣文曰。不妨你向管全給了。我以後准你泮池旁。再出大恭一次。讓你五兩。下萬不可與外人說。恐壞了我的學規。

頭鳴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其聲。白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取頭鳴之意。

遣茄

一蒙師夏月偶思食茄。因咏詩曰。東家茄子滿園間。未

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茄為供。先生又覺甚苦。續云。不利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難。

詩館對聯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甚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挨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欲借對語以挑動之。與學生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之。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對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

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未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子何處下斧。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我辭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為驅逐之語。以詈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駝狡兔趕緊離窩。

湯圓

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

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卵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治酒款待。東家戴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卵子。要戴在頭上。

廣文懼內

一廣文甚懼內。而好賭。一日與眾秀才在明倫堂聚賭。被師母看見。一聲斷喝。聲如獅吼。學師影極鑽入堂。避之。師母指詈罵曰。你這老不學好的。臭鳥龜。難為你還是學古入官呢。如今竟成了學官入鼓。

陰間秀才

屢

得

一友人假寐書齋。夢中聞哦哦之聲。見一老生就月下吟詩。點首搖頭。大有腐氣。友人趨而問焉。答曰。予下第老秀才也。生前簞屨秋闈。三戰三北。下得已。集明季先輩文鈔錄成帙。挾帶入場。一時羣絕赴冥司。與諸前輩評訟。控予穢褻經傳。王愒子功名心熱。尚無鑽刺求榮劣蹟。因得省釋。命予為陰間鬼秀才。在鬼世界上教幾箇鬼學生。泯茂兩鬼束脩。重理舊業。視八股生涯。茫如隔世。惟五七言差。覺得意。將所吟之卷示友人。詩目中。有森羅殿應制排律若干首。鬼門關望月。奈何橋春泛。

劍

望鄉臺晚眺。並婆羅小飲。剝皮。言納涼。惡狗村踏青。血汚池垂釣。七律若干首。刁山歌。妙樹吟。鄴都城嘆。古作若干首。又有判官序。牛頭馬面跋。二則。繙閱已畢。謂老生曰。爾詩固佳。但以爾之運鬼。奔竊鬼。膽竊鬼。工裝鬼。臉搗鬼。語鬼。頭鬼。腦。連小鬼。伎倆。伊我徒然見鬼而已。老生曰。子困頓場屋五十餘年。不能掇一第。今在陰曹。仍不輟讀者。乃為窮儒吐氣耳。友叩其姓氏。不答。問其居。停曰。館惡狗村。言已。化一陣酸風而逝。

畫寢講章

喜炎錄

卷七

七

擇本

一超學究訓蒙講宰予晝寢一節講句云昔日夫子設
 教於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堂中有鼾睡
 之聲夫子駭而起曰斯何人也其同也歟回也不惰殆
 非也其田也歟由也好勇亦非也其參也歟參也日省
 又非也進詰其人姓宰名予在言語之科者夫子蹴之
 起呼之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瓦可雕也殷人以柏可
 雕也周人以栗亦可雕也汝則朽木不可雕也數徂之
 墻可朽也及肩之墻可朽也卽小子之面牆亦可不也
 汝乃糞土之墻不可朽也吾將以擊磬之槌擊汝而已

矢之於衛吾將以叩脛之杖杖汝而巳矢之於原壤必
 須以誅少正卯之刑誅汝方可以示衆而刀鋸又存於
 魯庫之中吾今用物誅汝乎用何物以誅汝乎

閨風類

蘇杭二州

一人往蘇州買一妾名蘇娘。又往杭州買一妾名杭娘。其妻立下規矩。每到蘇杭二處去。先要與妻幹一度。名爲投批。再幹一度。名爲掛號。又幹一度。名爲餞行。自蘇杭回。又要幹一度。名爲接風。如此嚴規。其夫疲於奔命。情願獨宿。一日妻興忽起。乃勸夫往蘇杭去。夫笑曰。我蘇杭到也要去。可憐我沒有盤費。妻曰。我借給你。夫曰。盤費到是小事。我實在當不起。你那投批掛號餞行接

鳳

錯用醋

老翁年逾花甲。如君正在妙齡。每遇雲雨。不能暢舉。未艾之芳心。難捱不與之陽物。家有一僕姓蔡。因他年輕。呼之爲小蔡。這一日老翁出門。如君將小蔡喚至房中。令他暫解飢渴。誰知小蔡未經女色。左支右絀。不得其門而入。如君着急曰。你速將鑽內油抹上。滑則易入。小蔡連忙去抹油。不意抹錯了。竟把鑽內醋抹上。鑽研良久。與窮秀才一般。又酸又澆。如君甚急。說你抹錯了。快

去再抹。小蔡另抹清油。豁然通入。暢美難言。到了極快之時。不覺大呼曰。好小蔡。好小蔡。老翁回來。走至窗前。聽見房中連將好小蔡。誦之曰。我不在家。是誰在這裏。喫早飯推門一看。罵之曰。你兩人作的好事。我問你小菜。怎麼那樣好。如君答曰。小菜怎麼不好。又有油。又懶

養百齡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翁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鬪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

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厮作事。小厮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爺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掏出來。拔的連一根毛兒也沒有。扔在籠內。老爺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這是那箇拔的。小厮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噴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涼快。

開一開

杭州西湖。每至春融。遊女如雲。一婦人雇轎往西湖遊。

玩貪戀湖光山色。不覺歸遲。時已薄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催轎夫曰。轎夫阿。天色晚了。我多把銅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開一開。早進到裏頭去。不但我舒服。連你們也落得快活快活。

冰人

執柯冰人。敬爲上賓。自古皆然。然有幸有不幸者。新夫婦合卺之後。燕爾新婚。如魚得水。喜而相告曰。今日若非冰人。我兩人焉能成其佳偶。何得有此快活。昔大冰撮合之力也。不可不酬其勞。我欲畫一小照。晨昏供養。

可乎。妻甚然之。年復一年。生了許多兒女。非惟不能養。而且屎尿滿室。臊臭難堪。又互相怨之曰。若不是冰人。我兩人如何受這罪孽。如何至此貧窮。賭氣將小照扯爲粉碎。一塊一塊給娃娃擦屎。

我也擠他。

一人久客在外。多年未回。忽然歸家。兒子均已長大。見他父親。竟會認生。到晚間上床。不免雲雨。因碍着兒子在傍。又不敢暢所欲爲。自好在婦人身後。作隔山討火之式。被小兒子看見。說媽媽。今日來的那箇生人。在你身後頭擠你呢。他媽媽說。兒子不要怕。你看媽媽也去擠他。

張三是這箇。

王二與張三同院居住。各有妻子。王二常不在家。王二婦人與張三有私。這一日王三回家。張三正在他房內。張三聞王二回來。無處躲避。甚覺惶恐。婦人說。你好膽小。你自管坐在椅子上。假做生氣。我自去主意。王二走進房來。看見張三坐在椅子上。問婦人。他因何到我房中來。婦人說。你不曉得。張三妹子。作出不正經事來。老

三。拏。刀。動。杖。與。他。拚。命。是。我。好。容。易。把。老。三。勸。過。來。免。出。人。命。連。累。隣。居。王。二。聞。聽。婦。人。之。言。用。手。作。烏。龜。式。在。張。三。頭。上。比。曰。他。敢。情。是。一。箇。這。箇。那。麼。我。走。

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誓。不。交。談。如。誰。說。話。罰。燒。火。一。年。相。持。數。日。婦。人。尙。可。扎。掙。惟。有。男。子。慾。火。如。焚。情。不。可。遏。欲。要。直。言。又。恐。認。罰。無。奈。伸。過。腿。去。用。腳。指。挑。弄。其。居。間。婦。人。醒。而。罵。曰。說。了。誰。不。理。誰。你。這。是。什。麼。緣。故。男。子。強。詞。以。對。曰。我。請。老。八。吃。鴨。子。與。你。什。麼。相。干。

新姑娘

有。一。新。姑。娘。出。嫁。回。門。母。親。慌。忙。接。出。二。門。見。了。女。兒。心。疼。忙。問。你。婆。婆。待。你。好。不。好。姑。娘。說。怎。麼。不。好。叫。他。兒。子。與。我。一。個。被。窩。裏。睡。母。親。忙。用。話。岔。曰。我。沒。問。你。女。婿。姑。娘。說。女。婿。怎。麼。不。好。一。夜。裏。摸。之。抱。之。的。母。親。說。這。是。什。麼。樣。兒。姑。娘。說。是。磨。菇。頭。樣。兒。母。親。急。曰。真。真。怎。麼。好。姑。娘。哭。曰。媽。媽。見。了。好。東。西。就。要。捨。人。家。的。

被窩風大

夫。妻。雲。雨。暢。所。欲。爲。翻。騰。鼓。舞。把。一。箇。同。被。兒。子。擠。出。

被外。兒子不敢再進被窩。偷偷下地在爐上烤火。夫妻事畢。不見兒子。望地下一看。在那烤火。母親招呼。快上床來。地下風不小。兒子應之曰。我不上去。被窩裏風更大。

打上頭來

一老翁免力行房。陽痿不能進把。孤口唾不覺鼻涕橫流。嘆曰。我說為何這等疲軟。原來都打上頭出了。婦人說。能進得一米粒也好。老翁怒曰。我若有心留一米粒。做我的倒頭飯。

上轎大哭

姑娘出嫁。上轎大哭不止。轎夫抬至中途。哭的更利害。轎夫說。想是捨不的家。我們仍然把你抬回去。何如。姑娘在轎中慢答曰。我並未嘗哭。

賣古董

昔某甲賣古董為業。其媳少艾。欲偷之。媳訴於婆。一日。婆代媳臥翁。往摸之。嫗乃夾緊。以自掩飾。翁認為媳。極口稱讚。以為遠出婆上。嫗罵曰。臭老賊。一件舊家伙。也不認得。你還賣什麼古董。

饒婦看雪

一婦人最饒說話總不離喫物。一日天降大雪。男人使到外面看下雪。沒有婦人一看說外面飛飛揚揚。落下一天重羅白麵。不多時又使之看下了多厚。婦人看曰。有薄脆那麼厚。不多時又使之看。婦人曰。有雙麻兒那麼厚。良久又使之看。說有燒餅那麼厚。又使之看。說有蒸餅那麼厚。男人大怒。正在烤火。拏火篋就打婦人。訴曰。我說的是好話也。犯不着拏鐵麻花打我。打的嘴好。像發麵包子一般。

雙鉤踉起

新人初夜新郎以手摸其頭。粉膩脂濃頗覺可愛。摸其乳酥骨豐潤亦覺甚佳。摸其腹細如凝脂均甚歡喜。及摸下體不見其足。駭問之則已雙鉤踉起多時矣。

摸刀櫛

媽媽最疼女兒。偏偏許了一箇。又高又胖的姑爺。到了吉期。媽媽怕女兒招架不起。親送過門。入洞房。不放心。站在窗外竊聽。候之良久。忽聽姑娘大聲呼曰。殺了人了。媽媽大驚。連忙推開門跑到床前。一把攔住姑爺之

物不放。說姑娘別害怕。他殺不了人。媽媽擡之刀。擡是呢。

吃齋

小兩口與一老太太同院居住。初一夜小兩口吵嘴。整鬧了一夜。第二日男人出門。老太太過來問曰。你夫婦因何昨夜吵鬧。婦人一味支吾。不肯實說。老太太說。我這樣年紀。又是同院。只管說。何必瞞我。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出息。更鬧得不像了。忽然昨夜他要叫我給他銜之。那話我不肯。他與我直鬧了一夜。老太太說。

多年夫婦。你就給他銜。一銜有什麼要緊。婦人說。並非我不肯耳。而且我也常銜。偏偏我昨天是喫齋。

再醮

有娶後婚者。初夜交合。夫將那話放入。而婦不覺也。問夫曰。進去否。夫曰。早進去了。婦遂假覺眉曰。怪不得我此時有此疼。

妻拒物小

一婦人嫌夫物小。每行事不遂意。輒拒之。夫甚窘。下牀解手。見院內有一酒鐘。扣在卯上。捧之上牀。妻摸而罵。

曰。誰叫你下牀。去了半天。把一箇小毬。把凍得這儂冰涼的。

上臺口

夫妻欲雲雨。因碍兩子在傍。候大兒睡熟。小兒未睡。乃誑之曰。你看媽媽與你爹爹作戲。婦人騎在男人身上。作倒插蓮花之式。小兒無知。爬在他爹的身上。父惡其。鴛鴦打他下去。小兒大哭。大兒欺睡在旁。罵曰。該打該打。叫你看戲。誰叫你爬在臺口上去了。

爭上下

兩夫婦反目。婦悍而能言。夫賁之曰。我是天。你是地。天在地上。豈可欺天。妻曰。我是陰。你是陽。陰在陽上。豈可落後。夫曰。以乾坤而論。是乾在上。不是妻曰。以內外而言。是內在上。不是夫曰。以男女而論。是男在上。不是妻曰。以雌雄而論。是雌在上。不是夫曰。以夫妻而論。是夫在上。不是妻曰。以牝牡而言。是牝在上。不是夫曰。是人皆稱老爺太太。是老爺在上。不是妻曰。俗言都說老婆漢子。是老婆在上。不是男人。實在說不過。乃暢言之曰。我與你行房。到底誰在上頭。妻曰。若高興。玩一倒澆蠟。

這是在上頭。

姑娘說妙

新姑娘出嫁。母親遣伴娘同往。伴娘回來。母親問姑娘。入洞房後。說些什麼話。伴娘說。只聽姑娘說妙。母親說。新過門的人。如何說得妙。乃用紙條寫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帶去。給姑娘看。姑娘看了。亦寫一紙條回覆曰。妙不可言。

相約相誘

一了。名王奴。願娥媚。隨侍在母朝夕。不離主母之二。

位少爺甚慕之。而王奴持之甚堅。一語則拂然。二少仍多方調戲。一日王奴乃誑大少曰。今夜二鼓在花園相會。以貓叫爲號。見二少亦如是約。臨時王奴深藏他所。二少潛至花園。彼此互學貓叫。及至叫到一處。兄也喚弟也喚。見面纔知非王奴。弟謂兄曰。如此良宵。因何至此。兄曰。我來賞月吟詩。弟曰。吾兄只知尋花鬪柳。焉能賞月吟詩。我倒口占一律。特來請教。詩曰。空赴呈前約。相思恨怎消。王奴藏若鼠。兄弟鬪學貓。兄亦戲成四句。云。兄也號來弟也號。號成一對老郎貓。同病若有相憐。

意何不令宵願對屨

恭喜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了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勢利了。可巧有一官太太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抬着一個也罷來了。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老娶

一老人欲娶後婚媽媽見他鬚髮皆白未必能事不肯
嫁之老者屢媒人口如他夜夜有事如一夜無事罰我
掏溝一次媽媽許之初晚上床就到門未入親拜掛號
而已媽媽甚怒將老兒牽到陽溝裏令他掏完才准上
來喫飯老兒謂媽媽曰我不上去了求你把飯菜給我
送到溝裏來罷媽媽說這是為何答曰我實對你說了
罷我豈止不能夜夜有事我撿頭的永遠不會有事免
得我上來下去費事

死後怕風

一人陽虛怕風雖纖細之風皆避之臨終囑妻曰我在
生沒見過風竟不知風為何物我死後必須用扇搨之
叫他也見見風看他死後還怕不怕妻如其言以扇搨
屍不已隣嫗見而問曰大娘子天氣尚寒何必如此婦
乃詭詞以對曰拙夫臨終之時諄諄吩咐你若嫁人須
待內冷故以扇搨之言未畢夫忽還陽大呼曰你快別
搨了我只知生前之風可怕誰知死後之風更凶他纔
搨了幾扇子幾幾乎把一個小寡婦搨出門去了君子
之德可畏婦人之心更狠言訖而沒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與後夫甚睦。時值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不薄。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為是。婦人於是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我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能喫不能幹

一老翁納一少妾，原想勉力巴結。誰知筋力已衰，不能暢舉，只好分牀而睡。其妾正在青春，呼翁過牀，屢呼不至。這一夜老翁忽覺興發，自揣頗可勝任，仍然爬下牀來。剛剛爬到牀邊，見妾赤身仰臥，情不自禁，忙之一爬，打一前失。老翁之頭恰恰跌在妾之陰上，細看尊麗，滿面紅光，異常豐潤。於是把抓口吮，又舔，又咋。妾呀而問之曰：你老人家，這是什麼緣故？翁曰：我這叫能喫不能幹。

再換形

丐挈妻乞於市。寄宿十王殿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七十。尺耳。彼富貴者。饜膏粱。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爲樂。而我寒飢若此。何狠心。閻老不公。一至於此哉。已而宿廊下。見十王召之。曰。爾勿怨我。爲爾易之。命鬼判。允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峯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飲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武入溫柔。

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螭首。可長擁矣。丐曰。天下之美色無窮。一人之精髓有限。骨中物必須多賜。始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曰。此物我殿後。尚有數銅。原可挹彼注茲。奈一人之身。豈能多付。你且去。我隨後源源接濟也。丐大喜叩謝而去。至天曉。妻以殘羹賸飯。進丐大怒曰。吾將饜珍饈。勿以污我舌。又以破衲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辱我體。妻諄其願。丐愈怒曰。我早晚以金屋貯阿嬌。鏖戰三千粉黛。看汝黃面婆。何處送衾枕耶。妻駭詰其故。丐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癡

兒却忘了一件大事。丐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耳。丐遂語衆。

盜官

一盜爲里黨所逐。携財竄迹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衣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媪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

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禪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尋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鞞。打竹篋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畫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溷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凶殘之吏。皆黑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甯爲丐婦。耻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鬼怕色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癡瘵。瘦損。聞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攔不住。你再鬧了。我瘦的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耍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逃。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然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色。連你兩箇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爵諱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功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寵錫功勳。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窮不敦。品更有甚於閒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了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猴。何謂伯。胡吹亂傍。慣說白。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嘲大字

一老翁能寫極大之字。而寫子亦甚奇。以身爲筆。以髮爲毫。以池盥墨。以地鋪紙。每作書。裸體浴池中。濡墨躍紙上。縱橫馳驅。與張顛之草書。且圖之畫虎。共稱三絕。一日有人求寫一大成字。老翁赤身濡墨。被髮先登。但見書黑紙。口如烏籠之躍。巨海首揮。身送若天馬之行。長空觀者無不稱奇。孰知字大墨少。尙餘長鈎未寫。老翁徬徨四顧。乃挺身斜臥。爲一鈎。尙少一點。又濡墨。斗坐成字。石頭爲一點。眾見黑點中有空小洞。殊覺詫。

異細思之始。悉老翁穀道缺陷之處。所畱之餘地耳。觀者譏之曰。原榻舊跡。乃無價之墨寶。老翁聞而感之曰。非然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乃幽谷中多年之鳥道耳。觀者譏然。

嘲看表

洋人造鐘表。既竭心思之用。更奪天工之巧。其價雖昂。而當差者不可少。然不當差者亦有之。示濶也。故人嘲喜帶表者曰。必表而出之。嘲表不準者曰。虛有其表。有一人詹起早當差。心常恐惶。囑夫人曰。明日有御前要

差。你須守夜看表。到時相詰可也。夫人曰。我不識表焉。知早晚何不表上畫圈記之。至圈卽請。方不誤事。夫如其言。在表上畫一小圈。遂放心上牀。鼾睡。夫人坐燈下。時時看表。總不見到圈。良久。又看。仍未見到。屢看屢瞧。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夫鼾醒。驚問曰。因何不請。夫人曰。表未到圈。不敢請耳。夫曰。天已大明。豈有不到圈之理。取表一看。果未見到。再細聽之。而表已停擺矣。後因誤差。被議深恨。虛有其表者之誤事。永不表而出之也。

疑卵

一窮老斗叫一老相公。雖是一老一窮亦要作後庭之戲。誰知這老斗既窮且兇。裸其視兩手掬小腹盡納之。覺胯間物昂然特立。與已物相似。自謂必是由後達前之故。以手握之較已物更覺豐儉。訝而問之曰。這是誰的。相公曰。是我的。老斗說是你的。我的那裡去了。

老斗

一鄉下老力田致富。酷慕城中人看戲。下館子叫相公。惟恐其不在行。逢人便頌教。或告之曰。你要叫相公。先去下館子。須要極貴之菜。至於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他必一一告之。鄉下老如其言。先下館子。堂官問用何菜。鄉下老說。什甚貴。宰什麼堂官揀一極貴之菜與之。又問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堂官一聞此言。即知是箇中老斗。唯之曰。你要看戲。我去占座。你要叫相公。快跟我來。把箇老斗帶至僻靜之處。扒其褲。玩了一箇不亦。

樂乎鄉下老甚覺高興。說想不到叫相公如此舒服。會了鈔。忙去看戲。看到下午。見人帶相公去喫飯。他也帶相公下館子。覓一雅座。先要極貴之菜。後說要叫相公。相公在傍。甚覺詫異。說我就是相公。因何又叫。想必因我不應酬之故。忙脫褲以鑿就之。鄉下老大怒。說你別來哄我。你當是我沒叫過相公呢。我花錢不能叫你舒服。

嘲舉子

一舉子年少而美。每入場。即夢人戲其後庭。而格格格格不能入。從此屢得此夢。屢落孫山。殊覺不快。後又進場。仍夢如前。覺身後物。挺然特入。與前夢大不相同。甚覺欣幸。自謂今科必中無疑。既而思之。覺被人狎暱時。不像是夢。復又思之。檢直的不是夢。

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紕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

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詰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以屁名。檢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搖白紙扇一柄。伊欲爲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起。喜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個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才。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秉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秦明玉帝奉勅旨。准其禪位。到了卽位之期。眾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爲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螭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鰕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爲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退之心。又因新王親政。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勛。澤國故土。以及河伯水母。鰕姑。

猪婆。昔舞踊朝王。小王出負闕陞水晶宮。坐通明殿。開金口對四鯨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洲清晏。榮光出河海。不揚波。爲上者宜明目達聰。爲通明之主。在下者宜洗心滌慮。爲通明之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能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不識王之所謂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有玉字瑤房。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

壺之清。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請問四人中。尙有通品否。王曰。惟有鯨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人。算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汚濁之物也。又問荐賢以代可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其何能代。以三日爲期。果能通而明之。朕有厚望焉。四長朝罷。各歸水府。遍覓代替之人。鯨元帥請璣相代。蚌總管請玳瑁相代。惟有龜丞相。八鯨同類。更無代庖。問之於龜夫人。夫人曰。何不及時捐輸。庶邀曠典。龜丞相遂將多年富貴。異寶奇珍。盡貢獻之。小王及踐王位。

可無珍寶盡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爲回敬龜丞相
見頁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明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
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
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
亦覺外觀有輝也遂同蟒元帥蚌總管齊來覆命王問
爾三人可以通明否蟒元帥舉珊瑚以代蚌總管舉江
跳以代王曰此二物在汝輩中稍覺通明尚可相代又
問龜丞相何如龜丞相頭頂珊瑚手捧晶盤蹣跚而前
王赫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佻像通明內裡却甚

惛聩沈珊瑚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資購賄而來豈可
謂之通明乎着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爲警爲虛有其表
者戎

何酒並朝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洲青都紫
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騎鶴乘
鸞者遙望紫霧縹緲象仙從雲中齊下彩霞縹緲鶴駕
自天上飛來惟有真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跟蹤躡躑
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王液食以瑋

筍靈芝。觥觴交錯。羣仙不覺。豁然大醉。誰知龜帥。量小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景。被仙鶴童兒看見。口之曰。何物狼狽。穢褻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戴紅頂者。張巨口銜鶴頭。不放良久。真武不見了。龜帥尋至瑤池。見龜銜鶴頭。大驚呼曰。孽怪還不鬆口。烏龜一見主人。便告曰。我喝的太醉了。容我喫幾口水。烟醒醒酒。

